

樂典

樂義二

樂體章第二

樂本於一一不自生分為陰陽夫陰陽離合天地之常也變化既成一濁一清先王定樂必審其平

通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曰天常天地軫轉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徐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

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剛柔以凝形體既成變化相生或濁或清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適剛柔不偏是謂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行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欲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可與言樂夫亡國僇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樂非樂也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何以爲樂哉

平也者擇兩端以法夫一者也一以制令兩以從聽一之則合兩之則離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故欲合而一之必分而序之

通曰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生人而賦之性情者天也人有欲則求有惡則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情不可得而變者也欲之甚則淫泆惡之甚則粗厲此兩端始有不平者矣夫樂安由出哉君臣父子長幼之所懽欣而說也懽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執兩端以審於一心欲可過邪惡可甚

邪返觀內聽則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天地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黎民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者一氣之始形也剛柔者二體之已分也復之一陽生於坤陰亥子之交見天地之心故曰陰陽合德自子之半言也及陽

分自復至乾陰分自姤至坤則剛柔之質成矣故
曰剛柔有體自子午相衡言也是故天地之氣積
陰則沉積陽則飛萬物之理太剛則暴太柔則折
形於樂體也濁之則鬱清之則焦哀淫蕭殺合爲
生氣之和則咸池承雲九韶是已斯道也離則相
生合則相成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世加損益是
謂不沿樂周人分六律六同而序之以大合六代
之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象也凡律同歌奏清
濁倡和而卒返于黃鐘之宮焉其化機之合而離
離而合者乎論樂者有見於分無見於合此一之

所以為難知也是故聖人調和陰陽不剛不柔以為道本然後一可得而知樂可得而興矣樂音平則人之好惡可得而平矣其與政通者如此

太素之元陰含陽也小素之首陽生陰也聲生於日右行左還而天道以始律生於辰左行右還而地道以成聲律相協變合相生以和天地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陰發而陽凝剛詘而柔升

通曰天地其有初乎太素之前不可為象斯謂溟涬及其久也太素始萌渾沌不分斯謂龐鴻又其久也氣之運轉於外者漸輕以清積之成象而為

天其凝聚於內者漸重濁積之成塊而爲地樂始終於黃鐘之宮寔象乎此故含少爲聲氣之元太素之萌也冬至陽氣初復始而微也及右行而左還十二辰微陽漸升則八十一之數立矣自子半三十九分右行左還於亥四十二戌四十五酉四十八申五十一未五十四午五十七巳六十皆升陽三分辰六十四卯六十八寅七十二丑七十六皆升四分子八十一升五分共四十二分合三十九爲八十一分是爲黃鐘小素之首相生極于中呂以爲之終夏至陽變生陰終而彰也及左行而右還亢陽漸降則三十九之數復矣自子起八十一分左行右還於丑七十六降陽五分寅七十二卯六十八辰六十四皆降四分午五十七未五十四申五十一酉四十八戌四

十五交四十二皆際三分則復為三十九日月五星初起於子丑之交與斗衡相近及日進天而西斗振天而東則氣每合焉日冬至近南極而斗指北陰氣極陽氣萌故含以陽聲居于半律以應日之右行而左還其度短而樂均清盖太陰六以含九是進而未極虛而未微也故日益其所無而音比林鐘浸以濁黃鐘起清徐至林鐘而濁是皆盡五聲而六變樂始於聲故曰乾知太始何也冬至日出辰入申照三不復九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故皆盡于五時而短極以五聲象五時故六變也合冬至皆三十九刻與含少之時相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所

照地位惟巳午未金照而辰申三位畧及之蓋遠極則日躔當天體之半故晝日照南面而三面不照所不照者非日不躔也日遠而低人自不見也日夏至近北極而斗指南陽氣極陰氣萌故黃鐘正宮爲子全律以應斗之左行而右還其半長而樂均濁蓋太陽九以倡六是進極而退已盈而招損也故曰減其所有而音比黃鐘浸以清蕤賓起流徵至黃鐘而清是皆盈七音而八變樂成於音故曰坤作成物何也夏至日出寅入戌照九不覆三出没與地之寅戌相當蓋盈七時而長極以七音象七時故八變也夏至晝六十刻當應黃鐘正宮之數然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故應中呂以生黃鐘所照地位惟亥子丑不及蓋七曜之躔遠及

外方一晝一夜旋轉一周近極則日躔當天體之高度故晝日照三面而北面不照陽生於子爲雲門陰生於午爲咸池皆援於黃鍾之宮譬諸人雖耄耋其必始於童蒙乎其實含少即黃鍾正宮子聲非有二也清始含少不至淫靡濁始正宮不至粗厲清濁倡和自是上下相生調成而陰陽備矣天地之氣陰陽成象感於人情剛柔成質陰氣易滯陽氣易散剛氣易暴柔氣易懦樂能合之音能變之滯者以發散者以凝剛者以諧柔者以升此所以爲和平之音也

天發陰以生地發陽以成觀律數聽鍾音而辨德刑

焉故冬日至作陰樂以成天文夏日至作陽樂以成地理因而合之兩者爲詘一者爲信以通幽明以致鬼神

通曰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是故天之中數五爲音地之中數六爲律天有五音以司日也地有六律以司辰也六升於天則爲六氣故能發陰以生物五降于地則爲五材故能出陽以成物是故天五地六數之中也天六地五道之常也五聲得六律陽者固爲陽陽亦有時而返陰六呂遇五聲陰者固爲陰陰亦有時

而反陽如黃鐘本陽律在夾鐘之均則為羽是陽反陰也夾鐘本陰呂自為宮則當陽是陰反陽也此陰陽所以離而合合而離也合則一陰一陽交而為氣離則迭剛迭柔分而成體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子亥之閒陰陽闔闢之交也及氣周於林日則體分矣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黃鐘通則陽氣應故冬至為德蕤賓通則陰氣應故夏至為刑黃鐘之均冬日至之陽聲也於地上圜丘奏之以召陽復也其言作陰樂者何黃鐘之管在北故曰陰也其樂五節皆

聲應於蕤賓其用坎其象乾故曰成天文蕤賓之均夏日至之陰聲也於澤中方丘奏之陽與陰追也其言作陽樂者何蕤賓之管在南故曰陽也其樂五節皆聲應於黃鍾其用離其象坤故曰成地理日自北至南極則日漸長而陽作消是夏至往而詘也日自南至北極則日漸短而陽作息是冬至來而信也以五聲六律八音大合樂以致神鬼祇而幽明之故可知矣是故陽生於子乾陽也其數奇故一而大崇而伸於上有天神之象焉清角是巳陰生於午坤陰也其數偶故二而小卑而詘

於下有地示之象焉流徵是已黃鍾宫子寄會火
於午陰陽之交也南爲陽明北爲陰幽聲始往於
午而終返于子有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象焉角
羽各返其宫是已是故人鬼居天地之中也幽明
之故鬼神之情狀具於樂矣由此言之樂之合也
其調始乎黃鍾終乎黃鍾二體本乎一氣故也
天地合和萬物離生陰陽之紀也以律命呂而樂作
通曰天動以行旋地靜以合化絪縕搆精時奇庶
類形於律呂者道也天倚北而左旋東出地上西
入地下動而不息其端不動曰極其可睹者樞星

而已北高而南下故有兩極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其星辰常見不隱樂之慢角轉爲淸角自下而上者象之南極入地下三十五度有餘其星辰常隱不見樂之淸徵迭爲流徵自上而下者象之兩極相去之中謂之赤道是謂天心中氣存焉樂之宮羽相逐大小相成以生中音者象之天無體以二十八宿定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著天體宿之行卽天之行也故謂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而列四時也聲律相爲離合其猶是乎

天之合地也自太陰以三合九而生少陽於子爲復(黃鐘)爲臨(大呂)爲泰(太簇)爲壯(夾鐘)爲夬(姑洗)極於巳爲乾故中呂者陽之窮也地之承天也太陽以九倡六而生少陰於午爲姤(蕤賓)爲遯(林鐘)爲否(夷則)爲觀(南呂)爲剥(無射)極於亥爲坤故應鐘者陰之極也應鐘本位於坤也自亥歸巳以其一百二十八交於乾(皇極經世)(所得二百五十六在地者天聲唱之)太簇合之爲羽則陽氣動乎亥核而植物生是謂草木資萌達蕤賓以其羽隨應鐘而歸林鐘太簇者春夏發生故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由亥坤陰故也草於亥爲荄木於亥爲核皆資於水爲故升降以凖得地氣者靜然至上)

覺則發生是靜而動也中呂本位於乾也自巳歸亥以其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交於坤皇極經世分為二百五十六之二百五十六在天者地音和之蓋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東北為人路西南為鬼方天聲所唱乃在卉植物之位地音所和乃在上動物之位大合樂太簇位東北而其羽應鐘乃在西北夷則位西南其羽中呂乃在東南夷則合之為羽則陰氣動乎妃胞而動物生是謂羽翼奮角觡生中呂應之隨姑洗而歸黃鐘大呂者莫夜止宿故也動物體熱而神在內首在上而親天由巳在乾陽故也女於巳為妃胎於巳為胞皆資於火為故呼吸以氣得天氣者動然至暮夜則止宿是動而靜也斗杓運自辰角而璿璣玉衡動焉元氣從之矣角二十八宿所起璿璣左龍角右參伐玉衡南斗故冬日至雲和琴瑟長

正度八尺一寸鼓用馬革貫徑亦如之間音以竽長四尺二寸應鍾孕陽生植物也竽用應鍾之數施黃上至氣孔則合以律夏日至空桑琴瑟長正度五尺七寸鼓用黃牛之革貫徑亦如之間音以簫長尺四寸中呂孕陰生動物也簫用中呂倍律宮蔟與蕤賓合天地合則和萬物離則生其道如此及其合奏宮倡則先角羽而後商徵商和則先徵商而後二變黃鍾合姑洗夷則之角羽以奏雲門其商徵皆入于陰紀子辰申之律皆為角丑酉巳之呂皆為羽陽紀也寅午戌之律皆為商亥卯未之呂皆為徵陰紀也蕤賓合無射太蔟之角羽以奏咸池其商徵皆入于陽紀午戌寅之

律皆爲角卯未亥之呂皆爲羽陰紀也中于辰之律皆爲商丑酉巳之呂皆爲徵陽紀也然黃鐘起清角六變而應鐘以極陰生陽至于夷則亥戌酉申四管生子丑寅卯四清角終於林鐘蕤賓起清徵而中呂以窮陽生陰至于應鐘午未二管兩兩成文生七律七清徵聲此樂紀宮角必自姑洗始璿璣之象也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梧右擊梧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此雖萬言可見樂紀宮角其來遠矣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經也氣交風動而樂應之

通曰日爲天陽出于卯其律夾鐘房心明堂之氣

其次大火也火胎于子其律黃鍾氣自酉下以交於地爲天根金實合於火焉月爲地陰出于酉其律南呂咸池五潢之氣其次大梁也水胎于午其律蕤賓氣自東上以交于天爲月窟木實合於水焉所謂絪緼構精者也角軫奎壁天地之門戶也日月往來與之合故寒暑生焉四時成焉晝夜分焉陰陽貞焉蓋天地不能寒暑以日月遠近爲寒暑天地不能四時以日月南北爲四時天地不能晝夜以日月出没爲晝夜天地不能晦明以日月交會爲晦明是則造化雖大運行惟在日月而已

日月行而氣交氣交則風動故清角在東而南呂則在西流徵在西而夾鍾則在東縣鼓起應鍾角軫之律姑洗合南呂以南閉爲南風黃鍾以大呂之聲應焉陽之所以交於陰也清角則動乎東矣六變則四氣普暢三光昭臨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向背而天神降八變則反南下徵而包地陰故地示出至于九變而郊望之禮成也應鼓起中呂奎壁之律無射合夾鍾以北爲北風蕤賓以林鍾之聲應焉陰之所以交於陽也流徵則動乎西矣六變則百物之精發揚于上著爲象物及天神八

變則及商下徵而孕天陽故先妣享至于九變而祖廟之禮成也縣鼓以陽倡始而在西陽下交乎陰故南呂亦應大呂爲清角應鼓以陰和終而在東陰上交乎陽故夾鍾亦應夷則爲流徵記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和之至也

今夫風之南也萬物生焉及其北也無不殺焉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有虞氏之樂化是已

通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上下相錯以通四維而協風生物故辰酉以南於樂爲南風卽温厚之氣也其聲皆優柔平中謂之韶以聲召氣足以生長萬物故大舜歌之卯戌以北於樂爲北風卽嚴凝之氣也其聲皆焦殺繁促謂之北鄙以聲召氣足以肅殺萬物故殷紂好之蓋自戌亥爲啓取聲於北則皆濁商清商爲宫又取清商則靡靡之樂也子

路哉聚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姑洗南呂為黄鐘羽角故為中聲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即前所謂清商自商為宮取清商其律漸至於極短又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危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將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舜樂之所以存者蓋律具於周官故也奏姑洗歌南呂其音皆自黃鍾大呂太簇應鍾而流於南自季春以

至仲秋之月皆南風之時也季秋以至仲春之月皆北風之月也故取音自北而南援琴鼓之是謂歌南風取音自南而北援琴鼓之是謂歌北風楚公子午之伐鄭也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楚師涉於魚齒之下方冬甚雨及之多凍役徒幾盡由此觀之南風雖生物之音冬宮夏律氣候不應則反為死聲是故樂由天作決不可以違時令也歌南風乃詩比於琴絃而世謂師曠吹律管為歌南風則誤矣見嵇康集

陽者德也陰者刑也德莫如文羽籥象焉刑莫如武

干戚象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則民莫不聽從入則民莫不誠服是故五帝用羽三王用萬舞兼干戚自大夏始也通曰陽爲德羽籥以象德之至也凡揖讓而有天下者其舞先文陰爲刑干戚以象刑之大也凡征誅而有天下者其舞先武傳曰咸池承雲九招有虞氏之樂也則六代之樂凡屬羽籥者皆招也周謂之大磬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謂之玄德升聞雖歷代異名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然音節自漢時已變矣凡屬干戚者皆武也然記禮者每以大夏並言則大夏又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故韶有干戚

非正樂也蓋自大夏始也大濩如之而聲容各不同如大武冕而總干夾駟振之舞則干戈與夏濩自別周之大武秦改曰五行漢因之曰武德唐七德九功二舞倣之其後更為武功宋謂之天下大定皆源於大武然季札觀樂於魯大夏大濩武象南籥各為舞而韶舞不言雲咸則其合為九韶可知矣大武六成舞用干戈與大夏大濩之兼羽籥聲音者絕異若六成之後用勺舞籥人九終則周官之大合樂是也然其音律與英韶同而節奏則變矣將大合樂用六樂之會正舞位每一代歌奏則用一律一同作之自離而合故謂之會亦舞綴存焉

耳其實損益亦與先世殊也郊望宗廟樂皆九變
而分爲祀神享鬼祭祗之等合之則皆在其中自
其干戚而言則曰大武自其無韶濩羽籥而言則
曰大夏自其告成大武而言則曰勺徧舞則樂備
矣

夏籥九成以效天也武象六成以法地也

通曰音律之體圓以動舞綴之位方以靜陰樂武
舞合之於陽者以聲在故也是故大武之樂舞用
干戚見於樂記者爲六成在周禮奏無射歌夾鍾
則六變也六陰數也坤之用也九韶之樂舞用羽

籥見於虞書者爲九成在周禮奏姑洗歌南呂則九變也九陽數也乾之用也陰陽如水火之相反其何以合之嘗觀逸周書矣曰甲寅謁我殷于牧室武王入進萬乙卯籥人九終先萬後籥由夜而夙所謂武宿夜之舞也又嘗觀諸春秋矣祭于廟而大夫卒則萬入去籥是文武之舞有各奏之時也若國家無故則祭祀燕饗必並用之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夏陽用事之時也必

數以干戈之武舞天事武故也秋冬陰用事之時也必數以羽籥之文舞地事文故也文舞九成而在左武舞六成而在右必先數之素閑然後用之不徒武舞曰萬以其容也文舞曰籥以其聲也干即盾戈即斧爾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應鐘起角用羽黄鐘金聲而玉振之舞者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及黄鐘起角用羽則奏姑洗歌南呂而爲九韶矣中呂起角用羽蕤賓金聲而玉振之舞者左手執盾右手荷斧及蕤賓起角用羽則奏無射歌夾鐘而爲大武矣大武應雲門六變而終

故曰天事武大夏必兼咸池故曰地事文究於九變則人道合乎天地者也記曰武亂皆坐正以大武六成而韶舞則九成爲亂耳亂者樂之末章也大武已終而文舞爲之末也不曰簫韶九成而曰夏籥者以兼文武之中而合之故也書曰舞干羽于兩階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世言大夏專舞羽籥謬矣哉陳暘

夫陰陽離合之道聲樂之所由出也先王謹爲之文姚冶使貞險者使平是故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國固而天下莫

之敢畧是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可不審乎

通曰樂兼文武二舞然音聲節奏則律呂相爲流通所謂陰陽離合之道也是故冬日至本陽也而作陰樂以成天文夏日至本陰也而作陽樂以成地理歌南風似律在南矣而實自北流於南歌北風似律在北矣而實自南流於北是體二而氣一器二而道一同本離坐天地之經也夫道也者本也器則其文也姚冶者聲之盈而不反也險者淫邪而不和正者也武雖樂所不廢然終不能離文

德番聲召和化民成俗其寬以偃天下之兵不得已而征誅則天下之兵不能敵亦惟明於離合之道而已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聲名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

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誅賞作審詩商即所謂清商靡靡之樂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

樂典卷第十四

樂義三

樂類章第三

樂之有類也充乎高下之間而參和以成之三才合一之道也未形則未類同形則同類

通曰樂之作也以三生律以三成調是故類也者充乎天地之間者也兩間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則弱參和則仁故天高地下成之者人也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若無與於地然地理向上則雲漢通焉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若無與於天然天

文向下則星土通焉兩儀肇判三才兆類而合一之道形乎樂矣陽統陰而一之陰配陽而二之自其已有察其始有則未形而未類其先天者乎一氣之元是已自始而壯自壯而究則同形而同類其後天者乎氣變之歷是已倡者一而應者二則三類者合上中下而爲言者也陽生於子月斗建自東北而運雲漢左端以下接地維陰生於午月斗魁自西南而運雲漢右端以上交列宿循十二律辨十二州皆衡運杓魁卯辰杓也丑子衡也酉戌魁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

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述元氣入于地分野之所由合也天地相涵見於象者如此人之言行動天地吉凶關律曆者高下相召也作樂者凡為音調必參以三而後和和則神明動乎其中矣

人受天地之性應感而動則形於言是故動則有事也事有類言則有義也義有類配合相生猶景響也樂之為象也其起於此乎

通曰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著為七十二候體為二十四時有始有壯有究三才由之故

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三而成天氣則行焉三而成地質則形焉三而成人性則成焉故人之形色無非天地之性也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地有四方以總十二辰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六氣七曜地有五官九州人之臟腑七情九竅亦符焉身半以上同乎乾身半以下同乎坤骨節三百六十則律曆之數也陽起於後自左而升由督脉起自尻循脊背而上至首陰起於姤自右而降由任脉至自咽循膺胸而下至腹易之爲道備乎一身矣故化工有聲色臭味皆能收攝之色爲之

目聲爲之耳臭爲之鼻味爲之口此天人之所以交也此所以爲血氣心知之性也如其不知調味章色備受聲臭則牛犬之性而已矣此人心之所以與天地一而無間也含元以爲體體見於動而事從之食味以爲氣氣出於志而言從之物應則有事類言出則有義類故將有爲也將有言也闢戶之乾萬物以資始也既有爲也既有言也闔戶之坤萬物以資生也事以類至配合相生影之隨形也義以類至亦配合相生響之應聲也凡其疾而揚者形聲皆清以感天凡其徐而抑者形聲皆

濁以感地於族徐抑揚而求其中則合而歌奏之和平之物以類而集則人道立而神明通矣

郊望之祀也地示山川之祭也妣祖賓客之饗也各從其類者也是故天曰作明惟陰與陽地曰作昌惟柔與剛人曰作樂惟仁與義

通曰天道主日而月星則其類也月之朏朓側匿星之遲速留伏皆從日而變也日月星辰浮於天而氣降則爲岳瀆故曰天秉陽垂日星地道主土而山川則其類也丘陵爲牡牡積而山及其圮也則爲谿谷谿谷爲牝牝流而川及其堙也則爲丘

陵皆從土而變也丘陵谿谷沉於地而氣升則為
雲雨故曰地秉陰竅於山川家人以父為嚴君而
子孫皆為其所使天下以君為人極而臣民事物
聞其渙號莫不畢集故徵商羽角皆從宮而變也
其集於樂極者有三統之義焉形發類從而天施
地化人事之紀益之矣傳曰圜丘尚祀觀神道也
郊後有望以之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地及山川以
之宗廟用饗懷精氣也妣祖賓客以之天統黃鍾
九其九寸為八十一宮為聲綱以主陰陽作之則
天道明矣地統林鍾六其六寸為三十六合太蔟

半數以象母子徵流於商以成柔剛作之則地道昌矣人統太簇八其八寸為六十四以象君臣商合於角以成仁義作之則人道和矣是故布卦之氣六十四當朞之日三百六十而以八十一為日法倚數而曆法紹焉樂奏具焉徵角用為部合於宮而終始絪之性天之命以成德聲曆之氣以成和其揆一也出前漢律曆志

夫樂行於禮本於詩律呂唱和各以類從焉陰合於陽柔交於剛而聖人之情見矣是故屬乎天道者皆夫道也父道也屬乎地道者皆妻道也毋道也屬乎

人道者皆子道也臣道道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通曰樂非禮弗行非詩弗作禮者樂之節也詩者樂之本也禮形於事詩形於言夫作事立言意必有主其在樂極則主何律爲宫起調以此畢曲以此所謂審一以定和也所主之宫執中以布令有天道焉所主者定則配合者從之含章以聽命有地道焉配合者衰則相生者從之循序以順應有人道焉是故五聲入律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從律從吕從吕陰陽各爲類者也變謂律從

呂呂從律陰陽各非其類者也如六律爲君聲以主調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以主調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宮唱商和則商之羽角入于宮管而變宮變徵交焉故從聲在六律乾道成男之象也在六呂坤道成女之象也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長男姑洗爲中男蕤賓爲少男乾索于坤之象也林鍾爲宮則南呂爲長女應鍾爲中女大呂爲少女坤索于乾之象也自餘還相爲宮皆如之商角爲陽聲而質剛徵羽爲陰聲而質柔自黃鍾至中呂陽位也自蕤賓至應

鐘陰位也扶陽抑陰聖人之情也故大合樂以聲言則羽緩於角而羽竭徵流於商而商分何也春角夏徵為陽秋商冬羽為陰故也以位言則律當陽位用黃鐘太簇姑洗而抑蕤賓於陰呂當陰位用函鐘南呂應鐘而合太呂於陽獨以圜鐘為律本者何也陰陽之交剛柔之會也宮唱則商和之商為宮以唱則角又為商以和之宮商角三類次第相倡和出於天然不可增損此所以為造化之妙歟乃若接天以祀禮主於升烟而樂聲則召地氣以交天接地以祭禮主於埋血而樂聲則召天

氣以交地接人以饗禮主於祼獻而樂聲則合天
地而參和以成仁故其象也自夫婦而為父母自
父子而為君臣蓋始而配合則律娶妻而黃鍾宮
不離徵夫婦之象也配合而後相生則呂生子而
林鍾徵流於商母子之象也宮在內為父及以倡
商則為君商在內為子及以和宮則為臣是男女
夫婦父子君臣之理皆於樂見之矣世謂從聲以
配君及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
或過於君聲無嫌者特自六律之管徵代為宮而
言耳及任六呂之管則向之過者且當為從聲至

民悉下於君矣是則終亦不得而過也

婦從其夫則天道尊矣子從其母則地道親矣臣從其君則人道和矣惟尊也故樂相繼而天神應之惟親也故樂相生而地示應之惟和也故樂相合而人鬼應之

通曰凡六律六呂當月用事者為宮宮君也君也者當月王氣也呂有時亦為君者如后之為小君也六律之管各以所生之呂為同同位者為夫婦凡在陽月奏樂必升兩而吹之地承天以時行婦從夫而不易所以為同也婦凌其夫則非所謂順

矣如林鍾之調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者同於律也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者徵流於商也應用應鍾爲角乃用姑洗爲角用者羽纔於角也此則事物過於君聲無㜸者世謂林鍾一均七音三聲並戾豈知婦順之義哉夫婦之不可相離猶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合樂則宮奏其羽商奏其徵以示男女之類從而不睽故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陰一陽化育乃行陰進于陽厥有各徵六呂之管各以所生之律爲徵異位者爲母子凡在陰月奏樂必幷兩而吹之合樂則與宮相應蓋

五聲缺一不能成樂必以徵制商者水木火之生
於申亥寅皆以德金生於巳獨以刑焉其猶兵乎
兵凶器也得火而伏童子無知得毋則安故曰甲
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
厭而不陽何者宮夫也徵婦也商雖父宮實徵之
子也合樂之時常以婦助夫子助毋則聲成文矣
周官大司樂文六樂以五聲乃不言商者黃鍾爲
宮管太簇爲商管既奏黃鍾則林鍾爲下徵調如
男女居室然於是又分太簇而奏之如禮父子異
宮之法蓋少則出就外傳壯則有室而異宮矣太

簇之管既爲宮則姑洗之管又爲商姑洗之管既
爲宮則甤賓之管又爲商至于夷則無射皆如之
亦如禮之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各爲夫婦母子
以成類也且商位乎宮角之間相生以合樂則旋
轉之際每反於徵而同於羽內之附於宮爲三類
是依母以事父帥婦以從姑子道也外之自爲宮
亦成三類上則和宮所事惟君下則倡角所使惟
民臣道也故宮於文下同於呂商於文音自內而
章於外蓋別爲調而分奏雖曰和宮其實異管而
異文也由此言之函鍾以婦順其夫於是黃鍾有

父之尊尊也者威而孚故也尊則有天道焉王者父事天故雲門之樂奏其宮則律皆相繼而天神應之太簇以子制於毋於是函鍾有毋之親親也者慈而教故也親則有地道焉王者毋事地故咸池之樂奏其商則吕皆相生而地示應之父子異宮而愛同君臣異位而敬同姑洗南吕於黄鍾為羽角君統民物也於太簇為徵商臣任其事也君臣合則有人道焉王者統典神人故大韶之樂宮倡商和律吕兩兩相比而人鬼應之此謂三才合一之道也

夫禮莫大於事天地敬宗廟及逮於冠婚喪祭射鄉食饗則男女以別父子以成君臣以正天下以平夫樂以致神鬼示而已者也及夫君臣和於朝父子和於家夫婦和於梱內則理以類形和以類感也

通曰樂所以合事類也事莫大於禮在昔聖王制三禮以事天神地祇人鬼而於人事獨詳焉冠婚喪祭射鄉食饗之屬皆是也是故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莫先於此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乃若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

俯仰之容有之若無益於政無之若無損於化然
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四海同其觀
九州一其聽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
示上奏之宗廟而鬼神享立之成均制爲節飾使
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
於庶民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
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
制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
和順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男女不及其所上
下不犯其位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

一進退頫仰所以屈形體安所事也修詠詩曲所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竟絃所以節耳也干戚羽旄所以制目也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心志寧泰民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其有裨於治也大矣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之事天地敬宗廟者若與人事之紀秩然殊觀而樂之致鬼神示者則和合神人而一之此禮之所以為異而樂之所以為同也同者何事理各從其類也

先王制雅頌以正民情采謠俗以爲鄉樂本之以六

德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聲成均教之瞽者歌之是故本諸心謂之志播於義謂之言出納五言謂之詩言合乎天謂之頌言協乎人謂之雅言繫於土俗謂之風風者所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者所以交君臣達群情也頌者所以仁祖禰禮郊社也皆生於人心者也

通曰樂所以合義類也義莫大於詩在昔聖王懼民情之易亂則制雅頌之聲以道之頌則質而未變一倡三歎有遺音焉雅則變而成文競氣繁聲以究於九焉風則采自民間其變亦如雅而未濟

商者孟春之月群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凡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采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之大師以聞於君凡謠俗美惡皆弗遺焉國之盛衰由是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是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是知也巡狩則大師陳詩以觀風俗音官協比聲律天子公卿躬於明堂臨觀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有其聲以勸民則國風是也故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本之以六德則知仁聖義忠和經之以六義則風賦比興雅頌緯之以五音則宮商角

徵羽音有節義有類節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上下通而一氣㤗𦑎樂合而百志熙天下後世從而傳誦之無非德之所發也故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而鄭聲起聖人放之是故周官大師掌九德六詩之歌大司樂立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而教焉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誨之故其業以習而成其等以學而辨風則閭巷風土

男女情思之辭故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則燕享
朝會公卿大夫之作故以經臣子成忠信也頌則
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故以經君臣交神明也
然雅有大小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
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所謂歡忻和說以
盡群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朝會之
樂而已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其體
既異則其爲調亦不同其以爲樂也始則登歌下
管次則笙鏞間歌以頌雅先之其末也則合鄉樂
以爲亂焉故國風終之循三類之序也

感於心則發乎音音成乎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
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
賢不肖皆形於樂

通曰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使公子季札來聘請
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若是
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此蓋變小雅非鹿鳴魚麗常用正詩）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儀禮曰鄉樂惟欲謂鄉所欲作不從次第所謂無筭樂也季札所請觀諸國君歌樂之無筭者也與儀禮合由是觀之治之盛衰人之賢不肖皆形於樂豈能廋哉

是故樂也者象也象也者聲也雅頌主宮鄉樂主商君臣之義也上以禮神下以樂人仁孝之道也

通曰黃鍾之宮大君之象也十二均皆以爲主焉升歌雅頌於堂上用黃鍾正宮調黃帝堯舜垂衣南面之象也其舞則記所謂夏籥序興禮所謂夏籥九成者是已合歌鄉樂於堂下用無射清商調黃鍾以含少應之文王三分有二臣服于殷之象

也其舞則記所謂胥鼓南傳所謂象箾南籥者是已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弦管聞其音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凡樂上以禮神以盡吾孝下以樂人以敷吾仁非獨用之朝廷邦國而已也必達諸閭巷田里射飲之屬無算爵無算樂故鄉樂惟欲皆以清商歌之使其聲

欣交通而後慊於心焉傳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
賢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
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
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
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
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
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

氣至而類應天地之性也樂作而類動萬物之情也
訓琴瑟擊籥以和人聲以抑揚以求中盡三才之道體

於樂矣
通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
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故樂有元焉上元總
五行為一天之氣也冬日至象以圜鍾之宮角聲
必清下元為萬物始質地之氣也夏日至象以函
鍾之宮徵聲必下故曰氣至而類應天地之性也
中元者承天心通四時以合人情定萬物人之氣
也象以黃鍾之宮包十一律當其王月以聲召氣
氣應化行是故毛羽者陽之類也故能蜚征鱗介
者陰之類也故能蟄伏樂至五變則五行濟發而

獸蹌蹌應矣故曰樂作而類應萬物之情也由是言之天地萬物人之一身也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人之一心也人君之心安止至善以之作樂淡而且和天地之性萬物之情皆形見矣故調琴必擫籥者抑揚以求中而已凡樂聲高應天曰揚卑應地曰抑不抑不揚以應人曰中三極之道也故鍾律主管吹之以傳於琴上如吹管起羽指則以琴之羽聲合之角亦如之聲合不貳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正然後以琴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及絃歌而舞也歌者調琴舞者擫籥籥者

三孔笛也上爲揚中爲正下爲抑鼓琴循絃謂之徽七徽爲中左三爲下右三爲上瑟之左濁右清亦如之上爲天統下爲地統中爲人統抑揚之際上取泛聲則輕清而象天下取按聲則重濁而象地不泛不按而取散聲則絲木之聲均和而象人剡其中則太虛之理具絃其外則妙用之應彰律有長短故徽有遼促當徽則鳴差徽則否泛聲按聲生於散聲此人之參天地者也籥孔亦如之何以必用籥也絃軫緩急有時而乖籥孔一定無時而蔵故也凡樂角羽竝起宮徵相證皆從濁至清

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清者其間促其聲高而際天濁者其間遼其聲卑而及泉自中呂運之高則蕤賓而上五降不已斯焦殺矣卑則姑洗而下為慢角嘽緩舒繹曲折不失其節由是促均增徵猶可升而清也故樂均寧卑無遂為高朱子曰樂中上聲便知鄭衛所以太祖減下王朴律其聲遂平大晟樂其聲一齊低似一聲故其音緩而今俗樂用夾鍾清為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益清也今按大晟樂作於徽宗不免夷禍而祚猶延周世宗用朴樂則祚促矣欲其平和自卑而高古之法也蓋卑而及泉猶可升也高則際天不可降也世俗之樂以夾鍾緊五為律本則聲太高而淫生矣誠使易為正宮則函鍾角以徵

應黃鍾羽以角應優游平中清濁適衰天樞上下之氣固可接也今夫璿璣玉衡特一器耳天之體如彼其遠也而周旋盈握之規日月星辰莫不準焉而況兩間聲氣常相隨者乎是故圜鍾奏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函鍾奏則末坤之氣動而天社地示在是矣黃鍾奏則虛危之氣動而宗廟嶽瀆在是矣得其道則上變光而下動靈不得其道則濫溺作而失其中聲故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則樂之道歸焉耳周官

大司樂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所以大合樂焉者合天地於君心也高卑在心感召由人人之所以通天地者其昭於樂如是夫

樂典卷第十五